

阅读的女人

【德国】斯特凡·博尔曼◎著 周全◎译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Stefan Bollmann

Frauen, die lesen, sind gefährlich

Mit einem Vorwort von

Elke Heidenreich



ELISABETH
SANDMAN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阅读的女人 / (德) 博尔曼著; 周全译. —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09.4

(图文馆·女人书)

ISBN 978-7-80211-903-1

I. 阅… II. ①博…②周… III. ①艺术—作品综合集—世界②女性—生活—史料—世界 IV. J111 D586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34896号

Frauen, die lesen, sind gefährlich

Text: Stefan Bollmann

Vorwort: Elke Heidenreich

© Elisabeth Sandmann Verlag GmbH, München

阅读的女人 [德国] 斯特凡·博尔曼◎著 埃尔克·海邓艾希◎序 周全◎译

出版人: 和 龔

责任编辑: 张维军

责任印制: 尹 琚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(邮编: 100032)

电 话: (010) 66509360(总编室) (010) 66509361(编辑部)
(010) 66509364(发行部) (010) 66509618(读者服务部)
(010) 66161011(团购部) (010) 66130345(网络销售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ctpbook.com>

印 刷: 北京新丰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80毫米×250毫米 10印张

版 次: 2009年3月29日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4月23日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

阅读的女人

【德国】斯特凡·博尔曼 © 著

【德国】埃尔克·海邓艾希 © 序

周全 © 译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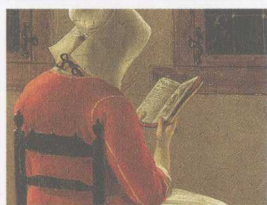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序：一群小苍蝇！ 阅读的女人危险

埃尔克·海邓艾希

斯特凡·博尔曼



1. 文字以此为家

天赋异禀的女读者 38

2. 知心的时刻

陷入沉迷的女读者 48

3. 生活乐趣之所在

自视甚高的女读者 58

4. 令人陶醉的时刻

多愁善感的女读者 70

5. 对自我的追寻

全神贯注的女读者 82

6. 小小庇护所

寂寞难耐的女读者 106



埃尔克·海邓艾希

论妇女阅读过度之危险



照片提供: Isolde Ohlbaum

埃尔克·海邓艾希 (Elke Heidenreich, 1943—)

德国女作家、专栏作家、卡巴莱 (Cabaret) 演员、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及记者。海邓艾希曾先后就读于慕尼黑、汉堡及柏林大学，获得德国文学、新闻学、戏剧学与宗教学的学位。她从2003年4月开始，在德国第二电视台 (ZDF) 主持“读书！” (Lesen!) 节目。图文书《黑猫尼诺》曾被翻译成中文出版。

一群小苍蝇！

“女性”在历史上是被动的读者，就仿佛一群小苍蝇飞进了由文字织成的蛛网里面，她们曾经只是观众而已。”杜布拉芙卡·乌格雷希奇^[1]在她《谢谢不读书的人》一书当中写下了这句话。

只是“曾经”而已吗？我们依旧如此！我们仍不断飞入由故事编织而成的蛛网，精神振奋、理智清醒、对文字中的热情满怀渴望。在我们身边却是一群枯燥乏味的男性，以致我们必须逼迫他们，开口向他们说道：“现在你也该读读书了吧！”唯有当别人向我们写出文情并茂的情书时，我们才会坠入情网；爱情就活在字里行间，它是可以写出来的——写出来的伟大爱情。无论是爱情与恐惧，还是生老病死，文字的密网当中都找到我们所需的任何事物，而且我们心甘情愿让自己被网罗进去。

在异端宗教审判时代的柴火堆中，主要就是妇女和书籍被烧死、被焚毁。相形之下，成为牺牲者的男性只占了极少的比例。反之，能读会写、拥有若干知识的女性，以及记载这些知识的书籍却非常危险，必须加以铲除！男性往往瞧不起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文字——政治人物、独裁者、统治者、警察与官吏皆不例外。女性则或许只能偶尔像抓起一把葱花或拎起一条鱼那般，在报纸的某页发表一些诗文。但这些现象其实都不打紧，杜布拉芙卡·乌格雷希奇即曾问道：

“如果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拿来作比较，它

们又算得上什么呢？”

有谁晓得秦始皇究竟是何许人也？不过，一个读书的女人有办法查出任何信息，她很快就可以晓得：“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，卒于公元前210年，以武力首度统一了中国。”接着，焚书坑儒的措施立即跃然于她的眼前（女性也被烧了吗？）。其中的原因正在于：足以令各个大一统国家觉得难以忍受的人物，就是爱读书的国民。读书的人会同东想西想，东想西想的人会有自己的意见，有自己意见的人会同偏离路线，偏离路线的人便是寇仇。整件事情解释起来竟然如此轻而易举。

现在您已经看出来为何书籍受到痛恨和畏惧了吗？因为它们呈现出生命的完整面貌及其脸上的坑坑洞洞。然而市井小民想要的东西却是用蜡制成的脸孔，上面没有毛孔、没有毛发、没有表情。

以上文字摘自雷·布雷德伯利1953年出版的科幻小说《华氏451》——它后来被法国导演弗朗索瓦·特吕弗拍成了电影。那部小说描绘出来的世界之中，消防队不再灭火，反倒四处纵火，所进行的工作就是焚书。凡拥有或阅读书籍之人即为头号国家公敌，往往无须多加洞烛（！）便跟着书籍一同被烧毁。消防队长毕缇曾向属下一位暗地里钟情于阅读，名叫蒙泰戈的消防员宣示：



“隔壁家中的书籍就像是一把子弹已经上膛的枪支。赶快把它毁了！必须把子弹退膛，破除人们精神上的武装。”

这禁不住教人联想起奥西普·曼德尔施塔姆^[2]的遭遇：他们可以把那个人毁了、把他的诗作烧掉，可是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早已把一切都背诵得滚瓜烂熟，于是将其作品重新记载下来加以保存——流传给我们。对于本身不从事写作、纯为读者的女性而言，这就是女人在文学上所扮演的角色：她们把宝物藏妥，以便将之为我们保存下来，只不过其间不时会出现爱情方面的困扰。一谈起爱情，我只得一边叹息一边承认，它强有力的程度总是凌驾于文学之上。毕竟文学作品里面的爱情比起实际生活当中的爱情可要美丽多了。至少文学作品里面的爱情可以不时为我们提供幻想空间。

《第四十一个》是一个叫拉夫列尼约夫的俄国人所撰写的小说。它初版于1924年，称得上是早期苏维埃文学之代表作。书中的女主角玛柳特卡为红军女战士和狙击手。当她出没于土耳其斯坦的时候，遇见了一名白卫军军官。此人本来应当成为她的第四十一号牺牲品，可是她未能命中目标，反而只是把他俘虏过来，并且爱上了他。最后，玛柳特卡的阶级意识当然取得了胜利（我们又面对一个大一统国家！），白卫军军官还是被她一枪打死。只不过处决

之前发生了一段令人诧异的插曲：军官想要吸烟，可是他的卷烟纸已经告罄。刚好玛柳特卡身边有一本写满自撰诗作的小笔记簿。这原本是她珍惜不已的宝物，

此际她却把笔记簿的纸张一页接着一页撕了下来。白卫军军官把烟草卷进去以后，整部诗篇化为缕缕轻烟，直到最后一行诗也燃尽为止。

如果对换角色的话，这种事件还会有任何发生的可能性吗？当然不会。上述的故事涵盖了两个层面：女性看待自己创造力的方式，以及男性看待女性创造力的方式。倘若那是军官自己的诗篇，他即使在死亡以后恐怕还会把诗集牢牢抱在胸前，而玛柳特卡只得自己想办法来解决难题了……

可惜我们就是这副模样：我们乐于分享、乐于施舍，用我们所拥有的最珍贵事物去供养拙夫们。那些凡夫俗子虽然心知肚明，却为此而憎恨我们。男人畏惧读书的女人。我们只需要看看本书封底的画作，便不难明了男人讨厌女人读书的种种理由了。画中坐着一位意志坚强的女子。她阅读完毕以后，刚刚放下手中的书籍。不过其脑海中还萦绕着不久之前读到的字句和概念。她所读的书是三本黄颜色的法国古典文学名著——那是伏尔泰的作品吗？或许她读的是《老实人》，现在仍然反复思索咀嚼，应当如何看待一种得出结论如下的哲学：“我们只能

耕种自己的田园”？她还不打算那么委屈自己，假如有谁要求她采取此种做法的话，免不了会领教那把白色阳伞的厉害。至少从外观上看来，她冰雪聪明，有办法体会整句话中的冷嘲热讽。于是她心生一念：“难道我们可以如此轻易被操弄于股掌之间，只能耕种自己的田园吗？你们等着瞧吧！”她的脸上依然流露思考的神情，她的手部则已展现出坚定的意志，而她整体的姿态就是：蓄势待发。

男人向来最不喜欢看见女人具备的特质就是：她们有过强的能力来识破花招。难怪在18世纪的时候，某些小说的封面仍然嵌上了针线，借以提醒女性自身的职责何在：并非读书，而是该把家务料理妥当。读书只不过是浪费时间与金钱而已，况且又有谁晓得阅读将导致何种后果——自己的想法、起来抗争、无边春梦，或许还有其它的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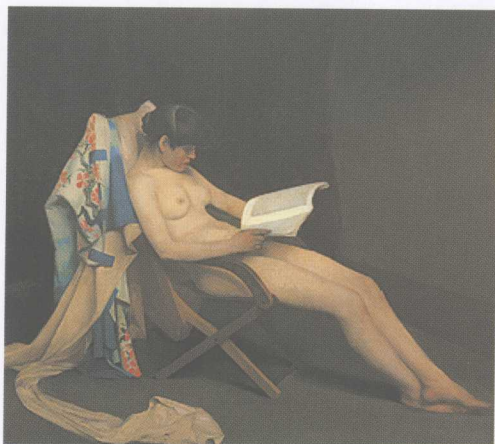
“当女人学会阅读以后，世上就冒出了妇女问题”，玛丽·冯·埃布纳-埃申巴赫^[3]曾如此说道。那是因为读书的女人喜欢追问，而追问之后就会打破根深蒂固的成规旧章。可惜爱玛·包法利不幸的地方在于，她光是阅读一些矫饰浮夸的言情小说，以致在自己生命的痛苦空虚之处获得了错误示范。查理·包法利的母亲则针对爱玛的阅读狂，向她的儿子做出训诫：“她所沉迷的小说都是些反宗教的坏书，里面套用伏尔泰的习惯讲法，对神职人员做出冷嘲热讽！”我们在此得到了问题的关键：又是那位伏尔泰。假使爱玛曾经读过伏尔泰，那么

情况可望有所不同，然而她只读了愚蠢的爱情小说；当她到头来失去一切以后，便只能服毒自尽——采取了与书中女主角们相同的做法。阅读时如果不能稍微跟着动一下自己的脑筋，如果无法借着阅读来培养自己的品味，那么读书甚至可以像我们所看见的案例那般带来生命危险。

不过还是要当心，以免把读书的女人一概拿来与爱玛·包法利相提并论！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毕竟会依据审美观来保持距离，我们可不至于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视为至理名言。纵使 we 难免三不五时乐意让自己活在小说的世界里面，但我们并不相信生活必须跟小说一模一样。奥地利女作家玛琳·史翠鲁葳曾经在某次访问的结尾，谈起了自己的阅读习惯，以及她如何受到小说误导之后不断做出致命的尝试，希望找到一位好得没有话说、特地为她天造地设出来的白马王子。最后她只能表示：“这种做法一点也不健康。”

自从有了爱玛·包法利以后，人们很喜欢把女性阅读的范围局限在稍具水准的消遣文学。但是我想引述德国幽默作家埃里希·凯斯特纳的极短篇《市场分析》，对此提出反驳。

一位男顾客向女菜贩问道：“你在那边读什么书，是恩斯特·云格尔的作品吗？”女菜贩回答男顾客：“不是，我在读戈特弗里德·贝恩的书。对我而言，云格尔的晶莹剔透文体略嫌做作。贝恩的表现主义作品



对脑部活动产生之魔力，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益处。”^{〔4〕}

千万别低估读书的女人！她们不但变得越来越聪明、不但懂得如何享受纯粹个人的阅读乐趣，而且她们非常善于独处。阅读就是独处时的最大享受之一，此际可以与自己的想象力和作家的想象力独处一室。不过其情况类似读书的小孩：起先妈妈巴不得小孩子一个人乖乖坐在角落里面看书。然后她将只能确定，读书的小孩不像单纯的小孩那么容易照顾，反而特别叛逆。他们借着阅读离开了周遭的世界，但这并非周遭的世界所乐见的。读书的女人正好面临同样的困境，因为她们忘记了身边的一切：家事、老公（或者是情郎），只剩下阅读还事关重大。她很亲密地跟正在对她讲故事的作者待在一块儿。坐在她对面的男性手持报纸财经版，完全猜不透她的心思，于是问出了最愚不可及的问题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可是她刚好处于男性无法跟着前往的地方。他眼中的她正端坐在椅子上、坐在窗前、坐在沙发上、坐在床沿、坐在火车车厢内，只不过她并非真的待在那里。她的灵魂可没有与他同在，男性却以为自己就意味着她的一切。亲爱的，你错了。

“人格成长与阅读之间，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”，这是德国女性文学评论家格特鲁德·莱纳特的讲法。她借着一本标题为《女

读者》的专论，阐明了女性与文学作品之间的情色关系。情色关系？本书某些插画确实出现了身上未着寸缕的美丽女读者。

但人在书籍面前是不会害羞的，况且一丝不挂之后，书中内容得以直接穿透肌肤钻入心中，或许更可从心中进而通达脑海。莱纳特的专论并浮现一种想法：或许真正的文学家必须与真正的读者一样，同时具备两性的特质。这也就是说，男女之别已经失去了意义——心灵在此汇流，读者的创造能力只看得见作者的创造能力，泯除了两性之间的任何界限。

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。弗吉尼亚·伍尔夫在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一书中，也怀抱着同样的梦想：“唯有通过这种形式的融合才得以开花结果，充分发挥心灵的各种能力。”于是她小说中的人物“奥兰多”，理所当然同时是男人和女人。

如果男性书读得和女性一样多的话，男性和女性是否可以彼此了解得比较好一点？假使男性能够像我们阅读海明威、福克纳、厄普代克、罗斯、福楼拜、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一样，也读一读诸如西尔维娅·普拉斯、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、卡森·麦卡勒斯、简·鲍尔斯、安妮玛莉·施瓦岑巴赫或多萝西·帕克等女作家的书——这么做了以后，男性岂不可以更加清楚我们的生活、想法和感觉？文学研究家露丝·克吕格曾经写出